

當山

青皮

麝香

鹿角

天麻

半夏

地黃

竹茹

肉桂

大國醫

孟憲明 著

柴胡

第二部

天雄

車前子

大門冬

黃連

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大港傳媒

河南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医. 第二部/孟宪明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559-0526-4

I.①大… II.①孟…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01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15 000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目录

第二十三章
见肿消
1

第二十四章
天门冬
17

第二十五章
补骨脂
33

第二十六章
桑寄生
49

第二十七章
血竭
63

第二十八章
蛇蜕
79

第二十九章
仙茅
91

第三十章
珍珠
103

第三十一章
红花
119

第三十二章
紫苏
133

第三十三章
柴胡
153

第三十四章
川芎
169

第三十五章
何首乌
181

第三十六章
蒲公英
195

第三十七章
威灵仙
203

第三十八章
密陀僧
211

第三十九章
千年健
217

第四十章
常春藤
231

第四十一章
冬虫夏草
245

第四十二章
王不留行
261

第四十三章
金钗
277

第四十四章
钩藤
291

第四十五章
远志
303

第二十三章

见肿消



酸 涩 微毒

消痈肿及狗咬

——《本草纲目》

郭家贴出了寻找药王的告示：

郭一山先生家传白玉药王丢失多年，有知其下落者，酬五块大洋；愿俸还者，酬千块大洋
并深表谢忱，永结世好！

平乐郭宅主事 郭云鹤鸣 叩

砖头和济远分了工，砖头主要在乡村和白马寺附近张贴，济远则贴往洛阳城内。一时间，白玉药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知其下落，就赏五块大洋啊！”“我要是有药王，你就去报信，平白就落五块大洋啊！”看客们议论着，像遇上了节日。

彩凤鸣来找花娘，夜里没睡好，勒着个头。花娘知道是急的，给她倒了杯茶。凤鸣接过来喝了，蹙着眉头说：“你想花娘，人家偷了白玉药王，一拿出来不就知道是谁了？他会往外拿吗？”“要说也可能拿。他偷那东西干啥呢？不能吃不能喝，还不是要卖钱吗？”花娘说，“鹤鸣没说吗，要紧的是一贴出告示来，就是找不出来，鬼子也相信了，不再催着一山非要白玉药王了，不是就好救了吗？”凤鸣的眉头皱得更紧：“主意倒是个主意！只是，我怕既没人拿出来药王，又耽误了营救先生。到那时候，



后悔也就迟了!”花娘说:“那你说咋办?你没看鹤鸣急的!”“我也没办法呀!”凤鸣两眼含泪。两个女人坐着,一时都没有话语。

砖头提个糍糊桶回来了,他把东西放到墙角,走到水缸边拿起水瓢舀凉水喝。花娘送凤鸣出来看见砖头,眼忽地一亮:对,我得亲自审审他!鹤鸣不审,那是看我的面子呢!我可不能再护短!她站住脚说:“砖头,你到我屋里来一下。”说过转身就走。“中啊。”砖头应着,追着姑的脚步走往上房。

砖头局促地站在姑面前。人输理,狗夹尾。自从他偷了姑的衣裳他就害怕来这个屋子。有时候非来不可,他就努力缩短时间,只应不说。中,中中,光点头。姑说:“坐吧砖头!”砖头不坐:“姑我不累。有事您吩咐吧!”砖头说着,往门口挪了挪。“坐吧,得一会儿呢!”花娘翻他一眼,“你是不是不想见我呀?”砖头勉强一笑:“哪呀!我不是想快点儿做活嘛!”花娘说:“那好,你坐下吧。权当歇歇!”砖头坐下来,前倾了身子,做出恭敬状。

花娘不看砖头,说:“砖头,姑想了很久,有个事还是想问问你。我是你姑哩,十四岁我就给你带到郭家了,姑又没个孩子,姑从一开始就是把你当儿子待哩!”“姑,这我知道。”砖头警惕起来。姑说:“你今年三十三了吧?”“嗯。”“姑来郭家四十一年,你在郭家也有将近二十年。郭家待咱时家不薄,可以说,时家的大人小孩都受过郭家的恩惠。到今天,驴驹不是又来到郭家了……”砖头看着姑:“姑,我知道,您有啥话就直说吧……”“那好,你让姑直说姑就直说。”花娘定定地看着砖头的脸,“六年前,咱家进贼,白玉药王被偷那次,夜里是不是真的进了贼?”砖头做出回忆的样子,想了想说:“姑,我给您说实话,我不知道!”花娘说:“你不是说进贼了吗?”砖头脸红了,嗫嚅着说:“我、我那点儿破事,您不是都知道了吗?这么多年了,您老还忘不掉啊?”“那好,砖头,我问你,那尊白玉药王,你弄到哪儿去了?”花娘单刀直入。砖头像被火烧了一样猛地跳起来说:“姑,你咋能这样说?白玉药王我敢拿吗?自打白玉药王赎回来,只有在年节时候才请出来磕头上香,平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几年前,你就问过我……”砖头红头涨脸地表白着。

花娘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你究竟弄哪儿了?卖了还是藏哪儿了,你跟我说实话!”“我没有拿!我要是拿了白玉药王,出门让我撞上枪子儿……”砖头拍着胸脯。



“你别赌咒。赌咒要是能灵,就没有屈死的鬼了!”花娘看着砖头,谆谆诱导,“砖头,就咱娘儿俩,说哪儿算哪儿。你也知道,一山的命就悬在这尊白玉药王身上了!郭家呀,听起来大着呢,其实,就玩儿的一个人。一山要是万一有个啥好歹,你看看,这郭家呼啦就垮了。不说别人啥样,孩子,光你姑就没个地方去呀,到晚年了你说我还能咋过呀……”花娘说着,泪水淌了出来,“你就拿出来吧孩子,就算姑求你了,就算你爹你娘、你姑和你一起报答郭家的恩典……”“哎呀姑!”砖头急得摇头,“我真没拿!我拿它啥用啊?”

花娘忽然从腰里掏出一根细绳子,在眼前晃了一下,说:“砖头啊,看见没有?我都准备好了,一山要是回不来,他头天走,我第二天就找你姑夫去!我今年都快六十的人了,我还怕啥呀……”“姑,我真的没拿。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拿不出来呀!”

“咦——砖头!”花娘忽然恼了,“你要连这话也听不进去,你可真是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人了!见死不救,见死不救啊你!你走吧,从今天起,郭家的死活,你姑的死活,和你没有丁点儿关系了!”“姑——”砖头扑通给姑跪下来。花娘不理:“滚!”“姑啊,砖头真没拿呀!”“你滚!”花娘朝砖头身上跺一脚,又使劲打着砖头的脸。砖头哭了。他昂着头,一动不动任姑打。“滚,你给我滚!”姑喊着。砖头爬起来。“滚得越远越好!”花娘骂着,一脸盛怒。砖头抹一把泪,慢慢地退出屋子。

二

郭一方也病了。郭一方受了惊吓,做噩梦,出虚汗,茶饭日渐减少,眼看着瘦了下来。财被鬼子抓走,死活难料,一点儿办法没有,他也想病。一病万事休!老婆郭崔氏过来了,一手端着药碗,一手拿着调羹,看见丈夫那样,恼了,禁不住大声吵他:“你一个男人家,还没个女人胆大呢!财家回来就上她娘家走亲戚了,也没见吓成你这样。起来!喝了药出去走走,不能老躺在家呀!”一方现出无奈的表情。老婆又嚷:“孩子被鬼子抓走,一准的凶多吉少,你得想办法救他呀!”一方不起来:“我能想啥办法?你不是亲眼看着,我差一点没让鬼子把头砍掉?对门二奶一个聋老婆子惹谁了,还不是被他一枪打死了!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是畜生!你给畜生有啥理讲



啊！”老婆的声音尖起来：“咦！你还怪高看他呢！畜生，他胜畜生吗？畜生咋你了？”郭一方摇着手：“中中。咱不说这中不中？他不是畜生。他不胜畜生！哎呀，真是瞎瞎子、线蛋子，一扯起来没个完了！”老婆把药碗墩在桌上：“我瞎瞎子？我瞎瞎子我还操着孩子的心呢，你呢？往床上一拱，这能是个法吗？你说，我咋遇上这样一个主呀！”郭一方也急了：“那你说咋办。”“咋办？叫我说咱去找老大家！”郭崔氏指手画脚，“他们惹下的事，咱就该去找他！凭啥要咱顶缸啊！”一方咧着嘴：“哎呀，他家的孩子都摔死了，郭一山也被抓走了，你找他，他能咋着？”“他死了人他应该，因为那是他家的事，咱挨个打都不应该，因为跟咱挨不着边！”郭崔氏歇斯底里，“我早就说不学捏骨不学捏骨，你看郭一山那个倒霉脸，谁挨着他谁不倒霉？恁爷俩蹦着跟我吵，吵，吵。现在好受了吧！舒坦了吧！打死你们活该！不亏！”郭一方说：“你看你理多哩，你能不能少嘟囔两句！”“我就要嘟囔，我就是理多！”郭一方高声说：“你理多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你咋不讲呀？财挨打的时候你咋不讲呀？鬼子要砍你男人的头的时候你咋不讲啊？”“哎呀，你个没良心的、遭天杀的东西！日本鬼子他是畜生，我敢站出来吗？我要站出来，一群畜生啥事他做不出来呀！哎呀，真的没法过了呀，你个……啊啊啊啊……”老婆哭起来。郭一方两手堵住耳朵。郭崔氏使劲哭：“啊啊啊啊……”郭一方双手抱住头。“起来！”老婆不哭了，“现在就跟着我去老大家！找他的大婆子说事！”

郭一方被老婆拉着来一山家闹事的时候，云鹤鸣和儿子济远正在白马寺内进香。云鹤鸣进香有两层意思，一是求佛祖保佑，二是想通过弘元法师找到马利奇。赵富宾不是说，意大利和日本是盟国吗？既然是盟国，他们又都爱古物，马利奇或许真能帮上忙。娘儿俩烧完香，又给佛祖捐了五块银圆，就被弘元法师请进了禅房。小和尚静心奉上香茶。弘元法师说：“云先生，您贴的告示我都见了，郭先生一代名医，多少人沐他的恩惠。贫僧手、脚，多处受伤，都是先生医好的呢！就说这次落难，也是为救众生。大慈悲，大善良，大智慧呀！看到告示我就占了一卦，实不相瞒云先生，白玉药王，不会丢的！”“谢谢法师。能找到吗？”云鹤鸣看着法师。“灵物自有奇遇。”法师神秘地一笑，说，“马利奇先生去了安阳，您知道吗？”“他去安阳干啥？”鹤鸣问。法师说：“安阳最近又有古物出土，他去了好几天了。马上就会回来。”“噢。”



云鹤鸣若有所思。法师说：“鬼子五犬是个古物迷，弄不到古物他是不会罢手的！”云鹤鸣急了，说：“法师，那您说先生他——”法师：“大善天佑！我们共同想法吧！”“谢谢法师。我们告辞了！”

一方和老婆来到门楼下，郭崔氏边喊边往里边走：“大嫂，大嫂，云鹤鸣，云鹤鸣……”砖头被姑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脸愠怒走出来，正和一方两口子走了个碰头，双方相看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反了！连下人都成精了！”郭崔氏见砖头不理她，更有劲地吵吵着进了院子。

花娘走出来，她也正在气头上，一脸的不快，大声问：“哎，一方，恁两口有事儿？”“当然有事了！”郭崔氏接上，“没事谁上恁家干啥了？”花娘一听就有些烦，说：“啥事？屋里说吧！”三个人于是就走进了客房。

一方夫妇刚坐下，郭崔氏就大声嚷嚷起来：“花娘，财一个孩子家，啥事没有，你说，说抓进去就抓进去了。又是打耳光哩，又是放狗咬哩，唉……”郭崔氏抹起眼泪来。“日本鬼子不是人！”花娘气哼哼地说。郭崔氏看着花娘：“这不都是一山惹的事吗你说？一山惹了事，叫俺跟着顶缸受罪……”花娘听了，禁不住声音高起来：“一方媳妇，我说你咋恁不清亮呢！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打到咱家门口，这第一怨，就该怨日本鬼子；刘仙堂诬告咱郭家，才导致日本鬼子来祸害咱，这第二怨，应该怨刘仙堂。你咋能怨到一山头上呢？就说那几个媳妇叫鬼子抓走，要不是——一山打掩护，她们能跑回来吗？那又该怨谁呢？”“哟，你不是他亲娘倒比他亲娘还会护他哩！要没有郭一山，咱咋会得罪刘仙堂呢？要不得罪刘仙堂，咱咋会引来日本鬼子呢？日本鬼子要不来，媳妇们咋就能被抓走呢？这么多年日本鬼子都没来，这么多年财都没挨打！你说，不怨他郭一山我还能怨谁？”一方媳妇喊叫着。

彩凤鸣不知啥时候进来了，禁不住接上话头：“按你这理，日本鬼子放狗咬财也不是日本鬼子的错了，谁让你有财呢？要是没财，它不是想咬也咬不住吗？”“呀！砸杏核哩砸出个土鳖，你个小婆子算个啥人（仁）？成精了，都成精了！”郭崔氏一蹦大高，开始骂人。

“一方媳妇，你是来吵架的还是来说事的？”花娘也恼了，猛地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吵她，“要是来说事，你就好好说。要是来闹事，你现在就给我出去！”“嘿嘿，说是



说事哩,就是说事哩。说是吵架哩,那就是吵架哩!咋啦?把俺的儿子都弄到日本鬼子那儿了,俺说说都不让?”郭崔氏一手叉着腰,一手捣着花娘。“谁把你儿子弄到日本鬼子那儿了?你几十的人了咋能说出这满嘴喷粪的话来!”花娘不愿意了。“我要是满嘴喷粪,你就是满嘴嚼蛆!”郭崔氏喊着,站起来就去抓花娘。彩凤鸣伸胳膊挡住。郭崔氏扭脸就抓凤鸣。三个女人扭成一团,从屋里扯到屋外。

云鹤鸣母子刚到门口,馨和草就哭着跑了出来:“娘,快点儿吧,他们打俺奶奶哩!”

云鹤鸣快步跑进院子,三个女人还在一起扭打着。郭一方蹲在旁边,披着个小褥子,抱着头一动不动。

“住手!”云鹤鸣一声断喝,三个女人立即住了手。花娘脸上被抓了几道印,一方媳妇也没占多少便宜,头发被揪掉了几绺子。只有彩凤鸣好些,头发也被抓散了。

“一方,你带着媳妇就是来打架的?”云鹤鸣声色俱厉。“我、我,大嫂……”郭一方站起来,更紧地裹了裹身上的褥子,嗫嚅着。“一方媳妇,谁让你来这儿撒野的?”云鹤鸣大喊。“谁撒野了?你们把财弄到鬼子那儿,俺就不能来问问?”郭崔氏喊着。

“放屁!”云鹤鸣火了,“不是我在前边撑着,你有八个财也让日本人杀罢了!鬼子在这儿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今天倒来这儿撒起野来了。我告诉你们,”云鹤鸣伸手指点着一方和一方媳妇:“我在前边花钱买人,出力卖命,你们却在后边找碴子闹气。你们两口子要是再这样不知道好歹,只懂得耍赖,财的事我一点儿不管,日本人愿打愿杀,你们自己巴结去!你说,一方,还有你,你们还闹不闹吧?我听你们一句话!”

“哎哟大嫂!”一方先软了,“我知道这事都是您在跑,大哥的事、财的事、日本人的事、游击队的事,还不里里外外都靠您?我不闹!我啥时候也没闹,我啥时候都不闹中不中?”一方又裹裹身上的褥子,一脸的无奈。“噢!”老婆不满地看一方一眼。云鹤鸣扭头看着郭崔氏,“一方媳妇,你说!”

郭崔氏尴尬了一阵,使劲地笑了笑,说:“大嫂,你弟妹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财的事你好好巴结,他今年才二十四,娶了媳妇还没个孩儿呢!你说,他要万一有个



啥好歹,我可咋办呀!”一方媳妇说着,哭了,“大嫂,我也是急了,狗急跳墙,人急上房。我没法了,才来这儿吵架的。我给您磕个头吧,大嫂,您大人不见小人怪!俺财可全指望您了大嫂!”一方媳妇说着,趴地上磕了个头,爬起来抹一把眼泪,拉起一方说:“别站了,走吧!”

“别慌!”云鹤鸣伸手一拦,严肃地看着一方两口子,“弟妹,花娘是长辈,快六十岁的人了,你把她的脸抓得狗撕的样,不道个歉能走吗?”一方媳妇略一停,努力堆了个笑脸,说:“花娘,您老保重,千万别跟我个小孩子家一般见识。我也给您磕个头中不中?”说着,扑通趴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爬起来拉着丈夫,在云鹤鸣、彩凤鸣和花娘的注视下,两口子狼狈地走出了郭家门楼。

“鹤鸣,你可给俺出气了!”花娘说着,抓住云鹤鸣哭起来。鹤鸣搀着花娘走进客房。凤鸣和孩子们也都跟了进去。鹤鸣说:“宝,拿个木梳去,我给你奶奶梳梳头!”“鹤鸣——”花娘一声喊,泪水扑簌簌往下直掉。

三

“云先生,云先生!”孙大头高声喊着,兴冲冲领一个中年男人走进院子。客房里的娘儿几个看见孙大头,连忙走了出来。“孙叔。”云鹤鸣迎上去,“这是……?”中年男人下意识地举了举手里的蓝布兜子,一脸笑意地说:“云先生,您不认识我了,俺是黄洼的黄四,早年挖窑洞砸住……”“啊?啊啊!”云鹤鸣应着说,“屋里坐吧!”中年男人站出来:“俺邻居家有个白玉药王,他说是两年前在市场上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先生您找的那个。要是,就省大心了!”说着就要解兜。“屋里坐屋里坐。看茶!”云鹤鸣说着,忙把来人往屋里让。

一进客房,黄四迫不及待地打开布兜,先去掉一层马粪纸,又解开一层细白布,最后是包着的一张洒金宣纸,三层封全去掉,一尊白色的神像鲜亮亮露了出来。黄四抬起头,用企盼的神情看着周围。

“不是。”花娘说,“白玉药王那可比这细发多了,头发丝儿都一根儿一根儿的。”云鹤鸣掏出一枚银圆,说:“黄四,拿着喝茶吧,跑几十里路不容易!”黄四脸红了,



说：“云先生，千万使不得。郭先生当年救俺几口子人的命都分文不取，我只是提供点没用的线索就敢要钱，叫人家听说了不笑话死俺，将来咋还在这世上站啊！”

“这是郭先生家吗？”一个戴着小草帽、尖嘴猴腮的瘦男人走进了院子。“娘，娘，又有人来了！”宝大声喊着，忙出去迎接。来人一进屋便高声喊着：“您是云先生吧？甯把钱准备好了，白玉药王，我给您找着了！”

黄四一声不响包好玉雕，装了，站起来，就要告辞，猛听得来说，就又坐下来想看个稀罕。“先生您请坐！”云鹤鸣让着，倒了一杯茶奉上，问：“白玉药王在哪儿呢？”“在孟津城的古玩铺里。我说借出来先让郭家见见，那家老板非得让您携一千块大洋亲去不行。”来人咋呼着。云鹤鸣说：“啥样，你给我说说样子？”“啥样？玉的。白玉的。药王爷的样子。再详细，那只能你自己去看了。空嘴说空话，我也难说清。再说，恁宝贵的东西人家也只是让我在屋里见了见。反正老板保证，那就是郭家的那尊白玉药王！”来人自信得很。

“他咋能保证就是呢？”黄四忍不住问。这人说：“他说当年有一个贼夜里从郭家偷走，转了几次手才到他手里。他花了五百块大洋买的。那贼当时就说，这是郭一山郭先生家的那尊慈禧太后亲赐的药王爷，你至少赚五百块大洋！老板当着我的面直感慨，说，真是贼有贼智，能算出来几年以后的事来！”

“谢谢你先生！一千块钱是个大数，等几天，我们把钱凑齐了，再派人专门去看吧！”云鹤鸣一转脸对儿子说，“去，带这位先生到街上馆子里吃饭，记咱家的账啊！”“哎，不是说‘有知其下落者，酬大洋五元’吗？我就是‘知其下落者’呀！”此人不愿意走。云鹤鸣笑了，说：“我们还没有落实呢！要真的是我们丢的那尊药王爷，五块大洋自然给你。”来说：“啊，你说还要等到落实呢？”“那是当然。”黄四笑了，“要不，谁报个信就弄五块大洋花花，那挣钱不就太容易了！”“哎你是——？”此人不高兴了。黄四说：“我带了个药王爷，云先生看了说不是，别说要钱，给我钱我都没脸接！这是帮忙哩，善事！不是乘人之危弄人家的钱哩！”“哎，你不是骂人吧？”这人不愿意了，“我可是一腔好心啊！按你说，我就是专为了弄这五块钱才来报谎信的是不是？”“哎哎老大，谁也没说你是想弄钱的。你的一腔好心大家都看得出来。”黄四打着哈哈。



“谢谢两位啊！宝，带这位先生吃饭去吧！”云鹤鸣又说。宝领着戴草帽的客人走了。黄四拱拱手，背起玉药王也离开了郭家。

花娘看人都走了，大声说：“鹤鸣，你快吃点儿饭去吧，这都中午了，早上的饭还没吃呢！”“哎呀，一点点儿也不饿。”云鹤鸣摇了摇头。花娘说：“不饿也得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凤鸣也没吃早饭呢！”“您也没吃吧？”云鹤鸣问。“唉！走走，咱娘仨一块儿吃！”花娘说着，一手拉着云鹤鸣，一手牵着彩凤鸣，边走边叹，“咋过到这一步了，郭家一大家子叫几个女人撑事哩！”

四

彩凤鸣一端碗，泪水就出来了。“凤鸣，咋又哭了！鹤鸣不是说谁都不准哭了吗？”花娘劝她。“不是，我一端起碗来，就看见庆的小手跟我抢饭。”彩凤鸣哭起来。“你别端碗，光吃馍。给！”花娘说着，递给凤鸣一个窝窝头。凤鸣接过来，啃了一口，禁不住又哭起来。

“娘，娘，俺聪哥来了！”馨和草跑过来，后边跟着聪和慧。

聪提一个小手巾兜，里边放了几个鸡蛋：“大娘，俺娘说，叫我给你送几个鸡蛋补补身子！”“哎哟我的乖，大娘不用补身子。你爹好了没？”云鹤鸣说着，拉两个孩子坐在身边。“俺爹光骂：‘鬼子傻瓜！鬼子傻瓜！’”慧抢着说。云鹤鸣问：“还烧不烧？”妹妹看着哥。聪说：“不烧了。我爹可是又有了新发现！”“是吗？”鹤鸣看着聪。聪笑了：“刚才我和娘给俺爷上供，俺爹磕头呢，刚跪下，忽然听见母鸡咯嗒，爬起来就收鸡蛋。我跟娘正磕头，俺爹连蹦带跳冲进屋里，把俺俩吓了一跳。俺娘吵他，‘你干啥哩？’俺爹眼瞪多大，说：‘咦——白母鸡下白蛋，黑母鸡为啥也下白蛋呢？’”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云鹤鸣解开手巾兜，给两个孩子各拿了一个，说：“给你娘说，大娘谢谢她！”慧伸手接了鸡蛋。聪应着大娘的话，手却坚决不接。“给，这给恁俩。”云鹤鸣把另两个递给馨和草。馨不要，草接住了。“你们玩去吧，别走远啊！”云鹤鸣嘱咐着。“知道。”聪应着，带几个孩子出去玩了。



济远陪着瘦男人吃了饭，一出饭店门，正碰上鲇鱼吹着口哨走过来，忙喊一声：“鲇鱼，吃饭没有？”“吃过了！”鲇鱼说过，禁不住小了声音，得意地跟他炫耀：“赵司令表扬我了，估计快给我配枪了！”济远问：“鲇鱼，你会打枪不会？”鲇鱼像被烧了一下：“打枪有啥难呀！前两天打伏击，赵司令给我俩手榴弹。嗨，我一上去，嗖，嗖，全扔光了！我正着急，忽然看见有个鬼子被打倒了，枪压在身子底下。我跑上去，一家伙就把他翻过去了……”济远很兴奋：“拿到枪了？”“可不。我端起来，哗一家伙，子弹全打光了……赵司令说，将来要给通信员配短枪呢！短枪，知道吧？叭！叭！”鲇鱼做一个射击的姿势，“短枪不用瞄准，全凭你的感觉了！”

两人回到家，云鹤鸣正在桌前发呆。“娘！”济远喊。“那人走了？”娘问。“走了！娘。那家伙是个骗子。我问他，药王爷姓啥？他说姓关，连药王爷和关老爷都分不清楚的家伙，一准是个骗子。”宝为识破骗子而得意。“云先生！”鲇鱼礼貌地打着招呼。云鹤鸣说：“宝，你和鲇鱼拿几封果子去看看你三叔吧！看他今天好点儿不？”“中！”“你三叔好吃大青果，你到那儿，拆一封，让他捏几个吃。”“中啊！”济远又应。云鹤鸣叹着：“一川哪，三十多岁的人了还像个小孩儿，一吃到大青果脸上就笑。”

济远和鲇鱼走后，鹤鸣收拾着凌乱的桌子。一山被抓走，全家人都没了过日子的的心，七东八西，明显地不是地方也没人管了。得振作起来！鹤鸣想，就从自己的桌面开始吧！整理了书，又把墨盒和砚台放整齐，拿起抹布正要擦，草又跑过来报信了：“娘，娘！大马来了！有大马来了！”“哎，哎！”云鹤鸣应着，扯了草的手往外走。花娘走进来，略显神秘地说：“鹤鸣，何参谋长来了！”“谁？”云鹤鸣一时没醒过神来。“何参谋长呀，就是帮咱收拾房的那个何参谋，后来不是升成了参谋长嘛！”“哦！”云鹤鸣连忙往外走。

何参谋长已经进了院子，他拿帽子扇着凉，四下里看着。在他的身后，站着年轻的警卫。“何参谋长！”云鹤鸣惊喜地喊一声。“云先生！”参谋长喊着，习惯地上前握住云鹤鸣的手，“您还是这么年轻！”“还年轻？这年头，把人都折腾死了，还会年轻？走，屋里坐吧！”

云鹤鸣亲自倒了水，问：“何参谋长，程司令和程太太一家可好？”何参谋长下意



识地摇了一下头：“这次对日作战，程司令亲临前线，把小鬼子打得丢盔卸甲，不知道您听说没有，鬼子的前线总指挥龟田都让我们毙掉了。不过，国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程司令呢，六处受伤，司令的爱婿邱团长也壮烈捐躯。”“邱团长？不就是茜茜的女婿吗？”鹤鸣问。参谋长叹一声：“可不就是！才三十一岁！”“好我的乖乖，茜茜有几个孩子？”云鹤鸣说着，眼睛就红了。参谋长说：“两个。大的还不到十岁呢！”“程司令现在在哪儿？有危险吗？”“已经好多了。”何参谋长说着，打开桌上的提包，说，“云先生，程司令从我们侦察员嘴里知道了郭先生被抓的消息，十分着急，特命我给先生送一千块大洋，以备急需。”“何参谋长！”云鹤鸣感激地站起来。“云先生，这是程司令夫妇的一点儿心意，只能这样了，万望收下！”参谋长双手递过来。“谢谢，谢谢程司令夫妇！谢谢参谋长一路辛劳！茜茜……”云鹤鸣哭了。“云先生，军务紧急，我就不在这儿停留了！一有郭先生的消息，请及时跟司令通个话！”参谋长说着，站起身来。

云鹤鸣和花娘送出门外，看着两人飞身上马，倏然而去。两人正要回家，猛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云鹤鸣脱口而出：“爹？”来人越走越近，胳膊上一个蓝布兜，迟缓的步履似有负重的感觉。“爹！您咋来了？”云鹤鸣跑上前迎接。

几个人一起走回客房，老人把布兜儿放桌上，又从腰里解下一个长布袋儿做成的钱褡。“姥爷！”济远喊着，掂来了茶水。“济远，又长高了！越长越仿一山了！”姥爷一脸慈祥地看着外孙。“姥爷！姥爷！”馨和草都过来了。老人连忙解开袋子给两个孩子抓花生。“馨，带妹妹玩去吧！”云鹤鸣说。“嗯。”两个孩子得了花生，扭脸就跑。

济远把茶奉给姥爷，回坐在娘身边。“大妮，白玉药王的事，我让你大哥他们都去查听了，一有信，赶紧买。我呢，送几个钱。”父亲说着，拿起桌上的钱褡，“这是二百块大洋。”“爹！”女儿感动地喊一声。“妮，只能这样了，爹帮不上啥忙，光是心里急呀！”爹说着摇了摇头。可以看出来，云父的嘴上嘘出了泡。



五

夜晚,白挺松来到了郭家,他也带来了一尊白玉药王。“娘,白玉药王,我们找到了!”“是吗?”云鹤鸣禁不住诡秘地笑,“拿来看看。”白挺松打开一个包袱,又解开一层硬布,一尊雪白的玉雕药王被小心翼翼地请了出来。云鹤鸣端着灯仔细地看着。“是吧?”白挺松迫不及待地问。云鹤鸣不答,问:“从哪儿弄的?”女婿说:“买的。”“多少钱?”“一千块大洋啊!”

云鹤鸣抬头看着女婿:“真的?”白挺松点头。“你们那么聪明,却被别人骗了。这不是咱家的白玉药王!”云鹤鸣把灯放在桌上。白挺松问:“为什么?”“白玉药王,那是宫里的东西,慈禧太后常带在身边的,上边可是连一点儿瑕疵也没有,你看这个,至少有十处八处的瑕疵。要知道,这么大块的玉,一点儿瑕疵没有,可是玉中奇品呢!再说,雕工也差得远。白玉药王雕得细发,神态逼真,跟活的一样,一根儿一根儿的头发丝儿都清清楚楚。这一尊,虽然看上去还算威严,但是衣饰呆板,满脸死相。还有,白玉药王那是宫里放了多少年的宝物,摸着滑腻腻的,这尊可差得远了……”云鹤鸣边说边摩挲着玉雕。

白挺松说:“这么说娘,真的不是了?”“真的不是!”白挺松笑了:“娘,真的不是,这就对了!”“为啥?”“您想娘,要真的是那尊白玉药王,我们能舍得送给日本鬼子吗?正因为是假的,我们才可以拿出去把我爹换回来。”“我明白。可是,要是万一被日本鬼子看出来……”白挺松说:“他怎么能看出来?真正见过白玉药王的,只有您和爹少数几个人,五犬一郎又没有见过。我们说,这就是慈禧太后赐的那一尊白玉药王,他怎么能说不是?他没见过嘛!”云鹤鸣看着女婿:“这么说,你就知道它是假的?”“嘿嘿嘿嘿,”白挺松笑起来,“不瞒您说娘,这是我和赵司令想的办法。我们找一个同志拿着它,你给他一千块大洋买下,当然,大洋还是咱的。这不就算找着白玉药王了吗?然后把它交给鬼子,把我爹换回来。既没有把真正的白玉药王给他,又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岂不两全其美!”

云鹤鸣也笑了,说:“还正经是个办法呢!不过,五犬要是看出来了呢?”白挺松



说：“他怎么能看出来？除非他耍赖！”云鹤鸣想了想，说：“哎，我有个想法，你最好见一见白马寺的弘元法师，他来这儿看过病，应该算是半个朋友了。今天上午我去寺里进香，还请他帮忙操心呢！弘元法师，那可是摆弄古物的行家。那个意大利的马利奇，不管找着个啥古物都请他先看。今天夜里，你最好去见一见弘元法师，看他有啥好办法没有。”白挺松点头：“好吧！”“你认识他吗？”云鹤鸣问。白挺松说：“我想办法吧！”云鹤鸣想了想说：“我带你去吧！”

白挺松和云鹤鸣走进白马寺的时候，弘元法师还在地下室里琢磨他的商鼎。小和尚静心认识云鹤鸣，知道夜里求见必有大事，倒上茶水，就悄悄地进地下室报告师父了。

药王玉雕端放桌上，静心和尚端灯照着，弘元法师逆着灯光看，顺着灯光看，又接过灯，自己照着，上上下下地看了一阵，坐下来，闭目养了一会儿神，说：“云先生，你是应该看出来的。”云鹤鸣笑着点了点头。

“那，你的意思——？”弘元法师看一眼云鹤鸣。“这尊玉雕是有很多问题。”云鹤鸣说，“病急乱投医。现在不是病急吗？”“嗯。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送给五犬一尊假药王。”法师说。云鹤鸣再次点头。弘元法师端起灯来，又细细地照看了一遍，坐下来，摇了摇头。

“不行？”云鹤鸣问。法师重重地点了点头：“不行！”“为什么？”白挺松急不可待地问，“五犬又没有见过。”“这就是你的出发点？”法师问。“嗯。”白挺松点头。法师深吸了一口气，说：“你要是蒙一蒙别的鬼子或许可以，这个五犬一郎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曾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现在又在大学历史系教考古。你想想，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加之五犬又对古物有着特殊的爱好，你想蒙他，谈何容易！”

“这玉雕不是也很好吗？”白挺松用探询的口气说。法师含糊地笑了笑，说：“玉是很有讲究的。慈禧太后的白玉药王是和田玉，这是哪里的玉？阿富汗玉。和田的玉质硬，色亮，朗润光滑。你再看这玉，一眼就知道材质不好。就像一个女孩子，不管她穿什么衣裳，皮肤是掩盖不了的。慈禧太后的药王通身不会有太多的瑕疵吧，顶多有一处或者两处，你看这一尊，不下三五十处。再说，慈禧太后的药王是谁雕

